

攻
媿
集

二八

蘇平人

好學

PDG

攻媿集卷一百三

宋

樓

鑰

撰

誌銘

高端叔墓誌銘

余與端叔游舊矣宦游契闊而情好愈篤蓋其清苦勤敏皆余所畏而與人薰然又不得而疎也投閒來歸攜變離騷一軸遺余曰試讀之當相與論其當余退而讀之擊歎其精深而悲其志方將與之痛飲而極論之而端叔已病病久而不可爲精爽猶前日也一日遣女奴

來手札炳然以所藏歐陽公爲進士時白欄及其史藁
詩章見遺且曰吾將亡以此爲永好辭之又至未幾而
亡矣寔慶元三年九月癸丑也往而哭之哀將葬其門
人來告曰先生葬有日願得銘其墓余爲之泣曰嚮固
嘗狀其先君之行今又忍銘端叔耶卒敘而銘之君姓
高氏諱元之端叔其字也韓國武烈王曾孫曰士擘朝
議大夫是爲君之曾祖祖公仔右宣教郎燕山府路宣
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考世埴修職郎致仕母洪氏封
孺人高氏家薊門五代之亂徙濠梁又徙亳是爲蒙城

高氏後居京師建炎衣冠南渡修職始寓明州今日慶
元府著籍于鄞安貧而喜教子君性穎悟絕人勤篤亦
絕人居近市獨處赭山蕭寺顧無書得易一編晝夜誦
不輟遂曉大旨鄰士異焉稍借以書君下意質疑謹聽
強記執禮甚恭人亦樂告之飢寒寥落辛苦萬狀人或
厭且怒至排擯不容瀕死者屢矣而志愈厲夜依佛燈
寒擁敗楮或數月不盥櫛由是博通經史諸子百家之
書少未知名屯田郎三山鄭公鏐一見奇之俾訓其子
鄭公爲鄞士師表人以此加敬始寢得束脩以奉親旦

力于學今漳州使君傅公伯成爲教授折節定交不以諸生遇之由是門人益衆殆數百人少讀襄陵許公翰書及從沙隨程公迥故尤邃于春秋博采諸儒所長搜抉無遺聞人有書曾不憚遠裏糧徒步而求之前後凡三百餘家訂其指歸刪其不合者會粹爲一書間出己意號義宗蓋十餘年而後成晚多所更定專務明經自三傳而下不盡以爲可吾鄉及旁郡之爲春秋者多出君之門或其門人之弟子也嘗病學者不務下學上達驟而求之太高故自天文地理稗官小說陰陽方技種

藝之書靡不究極雖庸人一技可取亦盡禮問焉佛氏
大藏經五千卷讀之再過他可知也含英咀華以昌其
文困阨多故其思苦憤悱極故其得深真有劇目鉅心
穿天出月之工旣乃日造平淡以幾于古作詩數萬存
不能什一自謂樂府不媿前作嘗謂離騷之學幾亡矣
爲之九篇曰愍畸志曰臣薄才曰惜來日曰感回波曰
力嗽曰危衷曰悲嬋娟曰古誦曰繹思深得三閭大夫
旨意且曰變離騷者沿流于千載之後而探端于千載
之前非變而求異于騷所以極其志之所歸引而達于

理義之衷以障隄于墮波之不反者也又曰班固揚雄
王逸劉勰顏之推揚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損其真
宋玉賈誼東方朔嚴忌淮南小山王褒劉向之徒皆悲
原意各有纂著大抵紬續緒言相與詹詠而已原之微
旨不能有所建明噫君以爲騷人之本意將亡君之意
又將誰明之耶性嗜書家藏數千卷手自點勘寶之如
珠玉遇所未見解衣輟餐不計其直又好周人之急有
古人內溝之心田不滿半頃或割十畝以遺親黨事父
母盡孝浣濯炊爨必身親之初入郡庠一羹馘必以奉

甘旨而食淡自如人設異饌不敢嘗必歸以遺親平居無疾言遽色彊力而忍詢薄之以患難而不可奪教導生徒勤懇盡誠如訓己子貧者致貨財則卻之而訓愈力有念其孤苦衣食教誨卒名于鄉君無德色也婺士柳義老于逆旅君哀其窮率鄉人供給之死爲之棺斂至殯于家皆人所難乾道四年薦于鄉淳熙改元又爲第一凡五上春官卒不第僅得因慶需以榮其親去年當受特恩不就年纔五十有六而卒疾旣革不食者月餘自分必死卻葯屏醫而處之怡然區處身後事纖悉

無遺獨以不得終養母氏爲痛修職葬奉化之察廉岡力疾作書以母氏他日事屬其門人屠君槐以其居近察廉也且爲書以別親舊君子曰終豈不信哉豈不哀哉娶朱氏里士友聞之女先三年卒子男三人子高子高子文一女淑尙幼家貧無以葬門人相與經紀其家以十二月甲申葬君子于桃源鄉蔣山新盛隩之原始修職生名門實爲殿撰睢陽劉公棐之甥君學問固有自來蚤受知于殿撰從子侍郎孝驥周公侍郎縉周公年八十有二爲君記謙齋稱君之刻苦雖聚螢積雪和膽

刺股不能過也屬文贍蔚咄咄逼人學益富文益進行
益修此其志欲立于萬人之上而以謙名齋可謂有志
之士矣客游括蒼吏部何公偁風裁最高愛君之才教
以詩律其子參政公遇君尤厚至今不衰也禮部會稽
陸公游文章少所許可以詩人稱君君又好前輩遺墨
故物對之則起敬如見其人得之則喜而不寐以遺余
者一二也老校退卒與之語中原及兵家事抵掌忼慨
有封狼居胥之志故論兵法尤精或得其一策以干時
宰諸公爲之驚歎使得少分自見且將著于事業而坎

堯終身不得一官以死豈非命耶義宗百五十卷又有
易論詩說論語傳後漢歷志解各一卷揚子發揮三卷
詩三千雜著五百號茶甘甲乙藁藏于家嘗結廬察廉
在大小萬竹之間著萬竹先生傳自言爲人達生任性
不拘拘儒者之節好學而未至于道好文而不中繩墨
好閒而剝心千古澹苦吟而不能自己鄉評亦謂君有
不可曉者三貧而疎財貌古氣嚴而樂易已甚衣冠垢
敝望之如木雞而胸次灑落綽有晉韻知君者以爲然

銘曰

君之生兮何爲君之往兮何之學窮百氏兮五上而空
歸蓄書萬卷兮竟死而何裨天不可問兮吾將誰訴君
視如歸兮吾又何悲志在乎魯史之義宗文存乎楚人
之騷詞噫後有欲知萬竹先生者其視諸斯

工部郎中曹公墓誌銘

代汪
尙書

公諱耜字仲本姓曹氏世爲開封府祥符縣人曾祖之
器宣義郎祖組由太學登宣和三年進士第晚因郊祀
進祥光賦徽宗稱賞召試中書省換授武階兼閣職仍
給事殿中仕至道州刺史有箕頴集參政謝公克家爲

之序父勛得世父官歷事四朝爲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累贈太師諡忠靖三代皆贈至太師宣義爲嘉國公道州爲魏國公忠靖之亡也高宗皇帝在德壽宮悼念平昔賜以宸翰具言其嘗從徽廟北狩親被密旨持御札御衣以歸俾予繼統且達二后書信請梓宮太后之還盟烏珠而卻其師

案烏珠舊作兀木今改後同

使逆亮而

得其情且曰終始一節夷險不渝厚其賻贈之禮因疏行事大概賜其後且見予不忘之懷搢紳讀之無不感歎以爲君臣之際古所未有也公爲忠靖仲子幼而敏

慧孝謹好學屬文忠靖尤愛之紹興十九年忠靖爲保
信軍承宣使以郊恩奏補成忠郎二十六年添差幹辦
翰林司二十九年忠靖北使適當危疑之時高宗念其
忠勤無以示寵遇之意乃召公赴中書後省試策深喜
其才特改授右承奉郎差充奉使大金國信所親屬十
月充顯仁皇后殯宮總護使司幹辦公事三十年幹辦
行在諸司審計司三十二年除軍器監主簿隆興元年
知大宗正丞二年遷宗正丞乾道二年以便親主管台
州崇道觀四年差通判紹興府五年除太府寺丞俱不

赴添差通判明州公未嘗歷州縣而曉暢吏事通練人情如素宦者時嗣秀王出鎮多以郡事委之公亦盡心裨贊相得甚歡八年太上皇帝時以皇太子尹京妙選寮案除公臨安府推官尤被眷獎未幾隨府罷出知嚴州年未四十初試畿輔爲治得寬嚴之中吏民安之尙書張公杓亦以妙年爲別駕俱敏于政庭無留事至今相與如兄弟然錢塘江岸爲風濤所壞大興工役公進錢萬緡石版五千片以佐其費朝廷嘉其不擾而事辦特轉一官以寵之淳熙元年秋丁忠靖憂執喪盡禮號

慕毀瘠聞者稱美始忠靖旣奉梓宮太后以歸功高眷
渥見忌于權臣因丐外祠卜居天台至是奉輿歸葬遂
爲台人四年起知徽州到官尤篤意民事剖決滯訟皆
得其平山城民生甚艱下至薪炭微物必竭力而後得
之公知其然因細民負重至城而不能售遂以官錢居
之以俟嚴冬用元價以應民之須初非有規利之心故
人皆感其惠因此乃反致繁言江東大饑公拊摩如不
及荒政備舉而百姓終以艱食未免流移孝宗皇帝深
軫疲甿令言者以徽饒二州流民獨多謂不峻其罰則

無以勵方國遂與饒守俱鑄三秩停任于是列郡聳然
民益受賜公退而安之不敢自辯尋主管建寧府武夷
山冲佑觀十三年差知衡州十六年冬陛辭奏事太上
一見曰此吾尹京時賢寮也問勞甚寵留爲尙書司封
郎官以職兼司勳避父嫌名改工部郎中旣出親擢朝
士不知所自或告之故且曰曹工部宦達最久今日卿
相在小官或布衣時已嘗丞宗正矣公以故家子雍容
省戶言議文采豐蔚可觀人始翕然稱之謂其宜有以
得此也紹熙改元夏上章求外補差知常州未赴以論